



## 公衛學院 108 年 12 月份院務摘要

### 一、2019 陳拱北教授紀念講座—高中學子與大師相遇在臺大公衛活動紀實

時間：2019 年 12 月 13 日

地點：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廳

陳拱北教授是臺灣公共衛生教育的奠基者，曾擔任長達 17 年的臺大公衛生研究所所長，在他的引領下，培育出眾多公共衛生優秀人才。為紀念陳拱北教授畢生致力推動公共衛生之貢獻，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財團法人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合作，自 2017 年起辦理陳拱北教授紀念講座以延續其精神與典範。今年邁入第三屆，邀請到了目前擔任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LSH&TM) 的院長 Peter Piot 教授，以及疫苗學專家 Heidi Larson 教授蒞臨演講。

在演講活動前，大會安排了 Peter Piot 教授及 Heidi Larson 教授二位嘉賓與本院師生進行簡單的餐敘交流，今年特別邀請了國內高中加入，有臺灣師大附中、高雄中學、新北市竹林高中、嘉義縣永慶高中等校師生熱烈參與，透過與享譽國際大師互動的機會，開拓年輕學子公共衛生的新視野，啟發公共衛生的新思維。

本活動全程以英文進行，透過輕鬆問答的方式進行交流，與會高中同學踴躍提出他們所好奇的公共衛生議題，舉凡愛滋病防治與國家

政策的關聯、疫苗研究與推廣相關的議題、新興傳染病的防治之道等都有交集，Peter Piot 教授不僅將他的專業觀點分享給同學們，也鼓勵在座同學未來朝這些研究繼續努力，因為公共衛生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學科，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隨時會產生不一樣的公共衛生議題，需要大家一起持續努力打造健康的社會。

此次參與研討會活動的高中同學初試啼聲，表現亮眼令人印象深刻，充分利用活動中場休息的片刻積極與來訪的國內外學者們互動交流，部分同學在活動尾聲時表示這樣的經歷讓他們非常難忘，透過這次難得的機會收穫豐饒，也開啟了他們對於公共衛生的新視野。



圖一、與會高中學生提問





圖二、高中學生利用中場休息時間與 Peter Piot 教授交流(1)



圖三、活動會場內大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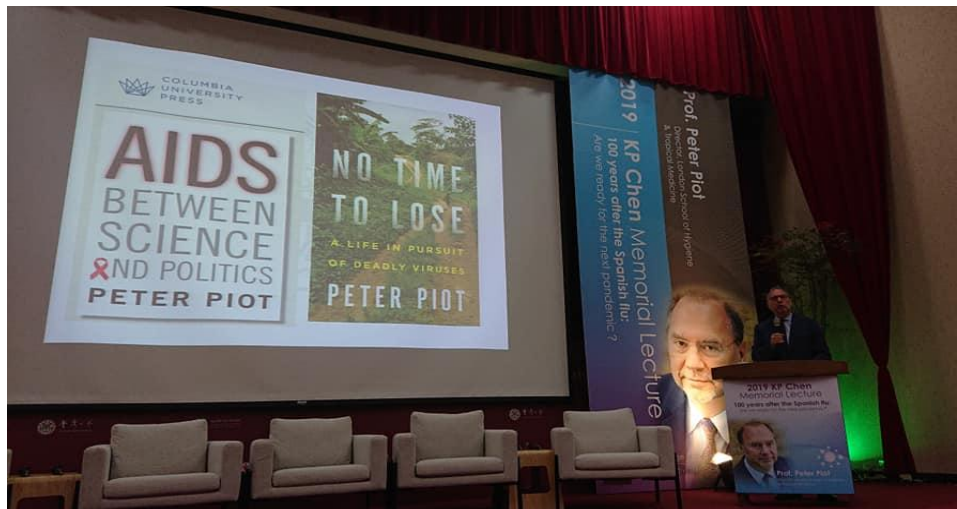


圖四、活動會場外大合照

## 二、【全球衛生先驅 Peter Piot 在台大】(轉錄自公衛學院詹長權院長個人 Facebook，2019 年 12 月 15 日)

Peter Piot 為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LSH&TM) 的現任院長，他因為對伊波拉病毒與愛滋病防疫的貢獻，而為世人所認識與尊崇。他曾擔任聯合國的副秘書長，並且設立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UNAIDS) 且擔任 UNAIDS 第一任的執行長長達 13 年。他可能是自從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的 40 多年來，首次有曾經在聯合國擔任這麼高職位的官員造訪台灣的第一個人？





我在 Peter Piot 教授演講前代表台大公衛介紹他，自從 2014 在京都大學相識之後我們每至少碰面一次，我深受他的「愛滋：在科學和政治之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兩本書影響，公衛理想要靠科學和政治雙輪動力來實現，要消滅貧窮和疾病、改善全球衛生要趕快去做對的事、不要浪費時間。很高興 Peter 和太太 Heidi Larson 教授可以一起接受我的邀請前來擔任 2019 年的陳拱北紀念講座的主講者，讓我有機會把這位世界知名的重量級公衛學者和執行者介紹給台灣社會，也讓我有機會

把台灣在世界熱帶醫學發展史上關鍵的地位介紹給 Peter，這也是我從公共衛生學系學生到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的 40 年公衛生涯最想做的事情之一。



台灣可以說是熱帶醫學起源地，十九世紀最後一年（1899）在倫敦創立 LSH&TM 的蘇格蘭醫師 Patrick Manson（萬巴德）在醫學院畢業後的 1866 年（23 歲）來到 Formosa 的打狗（台灣高雄）擔任海關醫師，直到 1871 年底因為清日戰爭威脅離台轉赴廈門、香港。南台灣的生活環境讓他有了「蚊子傳病」的想法和創見，這個源自台灣的「經由病媒傳染疾病」的劃時代醫學理論，開啟了熱帶醫學這一個醫藥衛生的新領域，也讓人類在 20 世紀得以用有效的公衛做法來減輕瘧疾、黃熱病、

登革熱對全球的危害。Manson 在 1887 年在香港設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現在的香港大學），中華民國（ROC）國父孫文是該書院第二屆學生。我在小學讀過的「國父倫敦蒙難記」描述孫文從事革命創立民國的時候，曾於 1896 年在倫敦被清廷綁架到公使館和被他的老師康德黎和 Manson 解救的過程，康德黎就是 Manson 在西醫書院聘僱的教師之一。我用這一個我 15 年來在全球衛生課堂上常常講給學生聽的故事來說明台灣和 ROC、LSH&TM 的關係和歷史進展來做為介紹 Peter 的開場白。我常常這樣問自己：在 19 世紀如果沒有台灣高雄來給 Manson 啟動他的熱帶醫學研究和教育夢想，會有 20 世紀的南京的 ROC 和倫敦的 LSH&TM 嗎？值得一提的是台大公衛學院的前身是 1939 年台灣總督府創立的「熱帶醫學研究所」，這一塊招牌現在還掛在公衛學院一樓「拱北講堂」的牆上！

Piot 教授對非洲土地與人民的熱愛與想要改變世界的決心影響全球衛生的視野極為深遠。他無疑是當今世界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大師、非常傑出的「全球衛生」的先驅者和實踐家！在 2019 年陳拱北紀念講座，Peter Piot 院長以「西班牙流感百年省思：準備好應對下一次大流行了嗎？」為主題，在台大公衛對國內產官學界和從高中到博士班學生的 300 多位聽眾進行專題演講。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奪走超過五千萬人的性命，而在這一百周年之際，Peter Piot 教授在演說中討論當前全球流行病風險，描述衛生部門所面臨的複雜挑戰，從氣候變遷至近期的反科學和反疫苗浪潮，點出提高預防和準備策略的投資規模、多部門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創新在建立具有韌性的全球衛生系統……等，是確保下一次大流行全世界已做好萬全準備的重要課題。



Peter 演講後，我和陳培哲、何美鄉、莊人祥和 Peter 有一段深入且精彩的與談對話（panel discussion），他坦率、不避諱、有智慧的回應與談者提問問題所顯現的大師風範，令人印象深刻！





三、《Peter Piot、伊波拉、比利時修女、剛果、台灣》（轉錄自公衛學院  
詹長權院長個人 Facebook，2019 年 12 月 21 日）

1976 年當時 27 歲的 Peter Piot 在他工作的比利時 Antwerp 的實驗室收到兩管裝著來自薩伊共和國(Zaire)的血液樣本（現在的剛果共和國，DRC），就這是一個取自因為照顧死於發燒、失血的比利時修女的醫師的血液樣本，觸動 Peter 到非洲心臟的剛果狩獵病毒、進而解開新興傳染病伊波拉病毒(Ebola)之謎。



Peter 在尋找病毒的過程中來到剛果的一個叫做 Yambuku 的地方，這是比利時天主教修女醫療傳教的村落，也是爆發 Ebola 感染流行的熱點，許多比利時修女和當地居民因感染 Ebola 而死亡(當時還不知道是 Ebola!)。這些修女其實來自比利時北部的「法蘭德斯語」(Flemish)區，比利時籍的 Peter 也是來自這個地方，他和其中倖存且自我隔離的 Marcella, Genoveva and Mariette 修女們一見如故，彼此用故鄉的 Flemish 語溝通，而這幾位修女詳盡的日記也為 Peter 指引出一條疫情調查、感染追蹤病例的正確道路，大大縮短 Peter 找到 Ebola 病源的時間。



在台灣也有一群比利時的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派遣到台灣服務的修女，這和 Peter 當時在剛果遇見的修女們一樣，都是從 1940 左右起由比利時天主教會各支派送往世界各地服務的比利時 Flemish 修女。

今年7月取得我國國籍的葛永勉修女就是其中一位。護理背景出身的修女葛永勉，五十六年前從比利時遠渡重洋到台灣，秉持對生命的熱愛救回無數早產兒，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成了正港台灣人，她笑稱「這裡就是我的家鄉」。她先從比利時搭火車到法國，再花一個月時間搭船到香港，最後從香港搭船到基隆港，輾轉來到位於台北市萬華區聖若瑟醫院，從此在台灣落地生根。

我在「2019 陳拱北紀念講座」上特別邀請葛永勉修女出席，和同樣來自比利時講 Flemish 的 Peter Piot 碰面，看到他們彼此用 Flemish 寒暄話家常，很高興。葛修女專心聽 Peter 演說，我不知道當她知道在剛果的修女們因為照顧病人感染 Ebola 死亡的歷史有何感想？我在想當時如果教會派葛修女到剛果而不是台灣，她現在會是如何？





全球衛生永遠充滿各種可能性！人、時、地、物的不同組合就可能創造出不同面貌的全球衛生史。不是嗎？

